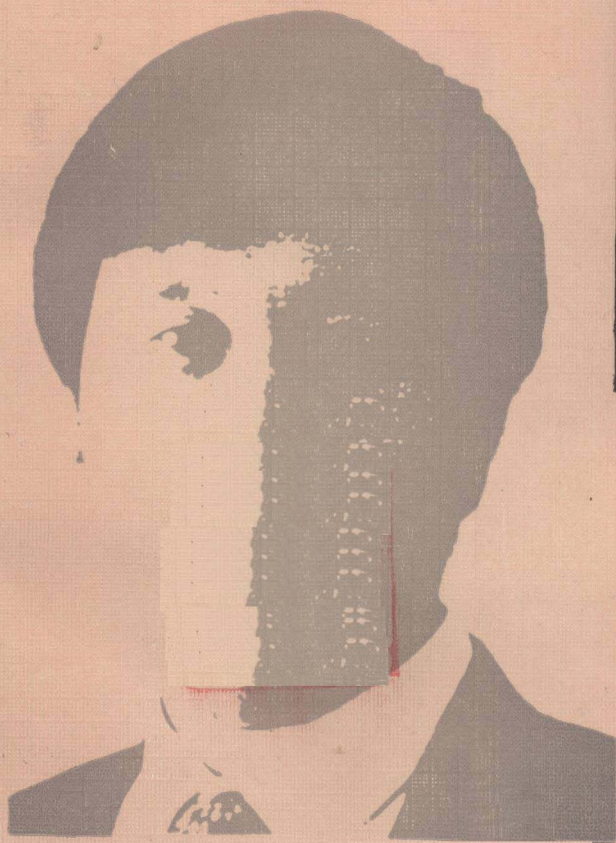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梓夫 小说选

当代作家小说选



当代作家小说选

王梓夫小说选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[津]新登字(90)002号

王梓夫小说选

王梓夫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3 3/4 插页2 字数285000

1993年10月第1版

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 7-5306-1240-9/I·1137

定价: 8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王梓夫，是我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，出版过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七部。本书是他小说创作的精选本，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水平。

初入文坛，作者以清新、朴实为其作品的特点。在尔后的笔耕生涯中，他不断探索，不断追求，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开掘，拓宽了创作的路子。阅读本书，不仅可以将你带入一个芸芸众生的小说世界，而且可以使你感觉出一个小说家所走过的创作之路。

目 录

还债	1
嫂子	19
礼尚往来	33
贞德堂纪事	53
落红	73
乡俗小记	87
朱柏庐治家格言	109
你别让我失望	128
心狱	173
洋金花	215
书香门第	222
黑牙村纪事	238
倚老陈·女人·牛	257
黑牙村的读书人	277
荷魂	291
野河	326
无风无雨	383

还 债

鞭炮声响成一片，震得人耳朵发麻，心里发颤，震得这宁静寂寞的小乡村象开了锅似的翻花滚浪。村西口，是高树仁的建房基地。这里比过节唱戏赶庙会还红火、热闹。颇有气势的脚手架，拉出了八间大房的轮廓：地基打好了，墙根砌成了，柱子立起来了，房柁架上去了。新安好的门框上，一副墨迹未干的大红对联，太阳一照，闪光耀眼：

安门喜逢黄道日，
上梁正遇紫微星。

东家高树仁在鞭炮的硝烟火药中，不断地拱起双手，向前来看热闹的父老乡亲道谢。他还亲自拿出一包水果糖，使劲往空中一撒，用变了腔调的嗓子高喊着：“快来抢糖呀——”

随着这一声喊叫，一群小孩儿蜂一样地扑过来，抢着纷纷下落的糖果。

此时此刻，除了东家高树仁，最为激动的，大概要算是小木匠董良了。

董良是大名鼎鼎的金木匠的得意门生。五年前，在建筑公

司工作的金木匠，脖子上挂着一块黑牌子被遣送回了运河湾。狠心的儿媳妇硬是不认这“牛鬼蛇神”的老公爹，把他的行李卷扔到了大街上。是董良把危难中的金木匠接到了自己的茅草屋里。两个人情同父子，相依为命。金木匠手传口授，教董良练就了一身硬梆梆的好手艺。锛凿斧锯，样样抄起来得心应手，粗工细活，桩桩干得有板有眼。很快，运河两岸，十里八庄，小木匠董良的名字，象春天的布谷鸟一样叫得清亮而诱人。要不，神机妙算，滴水不漏，被人称作“人核儿”的高树仁，怎么会那样放心大胆地把八间大房的柁木檩架交给他，请他领作带工呢？

领作带工，如同扯旗挂印，率兵打仗一样。刚刚二十岁的董良，撑起这么一个大摊子，不免有点儿紧张，但更多的却是兴奋和激动。今天，他还有意无意地梳妆打扮了一番：上身穿一件青士林的中式小夹袄，下身穿一条宽裆肥腿裤。扎着裤角，穿着护袜，腰里系一条长长的黑褡裢。这大概还是从祖师爷鲁班那里传下来的“行头”，穿起来显得特别灵活、利索，精明强干。可是他的头上，却戴着一顶蓝的卡的鸭舌帽，又平添了几分“现代工人阶级”的派头。这不伦不类的衣帽穿戴在他的身上，却显得和谐统一，恰到好处，使本来就英俊漂亮的小伙子，更加神采飞扬了。难怪高树仁的侄女桃叶——这个如同一朵水仙花似的姑娘，总是躲在砖垛后边，偷偷地用眼睛往这边瞟呢！

董良可顾不上这些，他极力做出一副胸有成竹、指挥自若的样子。但他毕竟是初出茅庐，心里紧张得打鼓，生怕出点儿什么闪失差错。他心里默默地祷告着：师傅在天之灵，保佑弟子千万不要栽在这儿。您说过，金子贵，银子贵，没有咱手艺

人的名声贵！

开始立架了。在整个建房过程中，立架对于木匠师傅来说，是最庄严，最神圣，也最关键的时刻。他站在屋前的一个小砖堆上，神采奕奕地指挥着。两个年轻的木匠腰里插着闪闪发亮的斧头，象猴子一样灵巧地攀上屋架，骑在了房柁上。接着，就扔下了两根拴好了套儿的绳子，把中檩提了起来。

那根笔直、溜圆，刮得干干净净的中檩，象一条刚刚出水的小白龙一样翻空而起，横在了两柁中间。董良一手掐着腰，一手挥动着：“向左，向左……向右，向右……”

咕咚一声，中檩从两柁中间掉了下来。

下边的人一阵狂叫，哄地一下子散开了。

董良心里一沉，立刻冒起了火：“怎么搞的？还打算干不干？”

“董师傅，这檩不够长。”

“胡扯！”

“真的不够长！”

“再试试！”

两根绳子又把那根中檩拉了上去，又咕咚一下掉了下来。

董良眼前一黑，两条腿开始发起抖来。但是，他还努力镇定着自己，继续发着命令：“试试别的檩！”

八间房的檩条一根一根地拉上去，又一根一根地咕咚咕咚掉下来。每掉一根，就象掉下来一把刀子，割断了董良身上的一根神经。他只是靠着那两条腿——两根僵直的骨头，支撑着他那抖成一团的身子和缩成一团的心。

刚才眼前那红火热闹的局面，象浸进了一个低温世界里，立即冷却、凝固了。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刚才滚在一起抢糖

果的小孩子，都呆呆愣愣地看着这可怕的屋架。没有一点儿动静。

突然，高树仁象从恶梦中猛醒过来，爆发般地哭叫着，张牙舞爪地向董良扑过来：“董良，你可把我毁了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！呜呜……”

董良也似乎猛醒过来，使劲挥动着两只胳膊怒叫着：“檩杆儿！檩杆儿！把檩杆儿找来！”

檩杆儿找来了——一根光溜笔直的秫秸，这是木匠在制做房檩时的标杆儿。董良急忙掏出钢尺，量了起来——檩杆儿短了二寸。“天呀！”董良一声惨叫，象一堵墙似地从砖堆上栽下来。

惊慌无主的人们呼喊着重围过来。

一直躲在砖垛后边的桃叶，也哭叫着扑过来：“董良哥啊董良哥……”

二

天塌了。董良拖着一个被天塌压垮了的身子，背着一个四方方的工具箱，手里提着一把铁锹，挪到了河滩上的荒坟野冢中，挪到了一个戳着一块小木牌的坟莹前。他跪下来，把工具箱端端正正地放在坟堆上。借着惨淡的月光，他瞪着两只木然的眼睛，失神地看着工具箱。

这小小的工具箱，是师傅的传家宝啊！半年前，师傅在弥留之际，没有把这件传家宝交给金家的后代子孙，而是交给了董良这个两姓旁人。当时，董良感动得跪在地上，抱着师傅呜呜痛哭。

想到这些，董良心如刀绞，悲痛万分，他抬起一双泪眼，

冲着师傅的墓牌说：“师傅，弟子不才，丢了您的脸，辱了您的名。我不配要您的传家宝，把它还给您吧！从今以后，我再也没脸吃这碗饭了……”

他说完，抄起身边的铁锹，在师傅坟前挖了一个坑，把工具箱轻轻放下去，用土轻轻埋起来。

随后，他一头扑在师傅的墓碑上放声痛哭起来。他心中的郁闷、苦痛、悔恨、自责，象这汨汨不竭的运河水一样，似乎永远也倒不完，吐不尽。

忽然，他感觉到有一只手在轻轻地推着他，有一个声音在苦苦地央求他：“董良哥，别哭了，快别哭了……”

他直起身，扭过头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一个姑娘跪在他的身边。一双红肿的眼睛，一张惨白的脸，两行泪水渗进了她那颤抖的嘴角。董良半天才醒过神来：这是高树仁的侄女桃叶——就是白天躲在砖堆后边的那个姑娘。

“你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，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你想，想不开……”姑娘泣不成声了。

“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背着人家的债去死的！”

“债？什么债？”

“你大伯的债！”

“我大伯让你……赔吗？”

“这你还不知道？出动了那么多人去说和，最后他才答应让我赔他八百块钱——一间房一百块！”

董良说着，一点儿也不想哭了，他身上似乎涌起一股力量，蓦地站起身来。

姑娘却用双手捂着脸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“你、你……”董良慌了。

姑娘忽然站起身来，两只手紧紧地攥着董良的胳膊，哭着说：“董良哥，这笔债让我，让我还吧……”

姑娘的真诚把董良感动了，董良的心里又酸痛起来。

三

八百块钱的债背在董良的身上，就象一座大山向他劈头盖顶地压下来。他只有咬着牙，默默地忍受着。他不说不笑，见到人连招呼都懒得打。只是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两只无神的眼睛总是长久地盯着同一个地方，自言自语地嘟哝着：“怎么会短二寸呢？怎么会短二寸呢？”

有人说他急疯了，有人说他吓傻了。也有人为他辩护说：他没有疯，也没有傻，只是由于受了强烈的刺激，他的心灵有一部分萎缩了，——不多不少，整整短了二寸。从此，人们在背地里就偷偷地叫他“短二寸”。

其实，他那善良、坦诚而又耿直的心灵一丝一毫也没有短，只是被那八百块钱的外债完全占据了。他是一个孤儿，上无父母庇护，下无兄弟姐妹帮忙。为了还债，他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，连咸菜酱油都不吃了，每天只是蘸盐花啃几口干粮。这样，他苦熬了一冬，又苦熬了一春，仅仅还了二十块钱的债。他没有地方去挣钱，一切生财之道都被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割掉了。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夏天打青草上了。按上级规定，社员打青草也要交队里记工分的。运河湾的两个队长一核计，出了一个高招儿。一队社员打了草卖给二队，二队社员打了草卖给一队。这样两个队都可以合理合法地付出一笔购买

饲草的开支了，社员就可以得点打草钱买盐了。这当然也要秘密进行，幸亏没出什么“内奸”，否则，两个队长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

夏天终于到了，他把积蓄了一冬一春的希望和力量和盘托了出来。中午收工以后，他饭也顾不上回去吃，揣着一把镰刀就径直来到运河滩上。草丛里长满了蒺藜和拉拉秧，他怕扎坏了他的鞋，扯破了他的衬衫，就光着膀子赤着脚割草。他的脚扎破了，一滴滴的鲜血把草叶染红了。正午的太阳象烈火一样毒热，他的后背上，肩膀上和脸颊上，晒得起满了燎泡，一层一层地往下脱皮。晚上回去用水一洗，疼得浑身打哆嗦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实在熬不住了。两眼发黑，双腿发软，一头栽在野草丛里。他躺在湿津津的河滩上，轻轻地喘息着，觉得身上舒服了许多。河岸上不远的地方，是一所中学。学生放学了，三三两两地从河堤上走过，都扭过头来奇怪地看着他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忽然想到了桃叶。桃叶不是也在这个学校读书吗？她中午是回家吃饭，还是带着饭在学校吃呢？

想到吃饭，他的整个肠胃都一齐剧烈地蠕动起来，疼得他恨不得往嘴里塞几片青草。他使劲闭上了眼睛，不敢想下去了。

简直象出现了奇迹一样，当他睁开了眼睛的时候，却看到桃叶站在他面前。这个长得象水仙花似的女学生，也象被霜打了似的，满脸哀愁悲苦，一对弯眉紧蹙，两只春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露出了成年人的忧郁。

“董良哥，你快吃点儿东西吧。”

董良看到，桃叶的双手捧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饭盒。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，摇着头说：“不，你带来的饭，我，我不能

吃。”

“董良哥，我，我知道你每天在这儿割草，今天特意为你多带了饭，我已经吃、吃饱了，这是剩下的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吃，我一点儿也不饿。”

“董良哥，你……”姑娘的声音哽咽了，两行热泪从她那红红的眼窝里滚了下来。

董良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他不愿意再使这个好心的姑娘伤心了。

姑娘打开饭盒，里边是一张油渍麻花的葱花饼。董良接过那张饼的时候，两只手抖成了一团，眼睛模糊得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姑娘抢过董良手里的镰刀，轻声地说：“董良哥，你吃饭，我替你割一会儿。”

董良饿得饥肠如鼓，可是很难咽下这喷香的葱花饼。他心里被一种强烈的感情塞满了，恨不得跪下给这个善良的姑娘磕三个响头……

从此，桃叶每天中午都来找他，每天都给他送来一张葱花饼。董良是个争气要强的小伙子，他不愿意接受人家这样的恩惠，也不愿意给这位好心的姑娘增加负担。可是，他每次只要一拒绝，哪怕说一句推委的客气话，姑娘就会伤心地掉眼泪。董良没有办法，他几次换了割草的地方。不管他到什么地方，桃叶都能找到他。好象桃叶一直盯在他身后一样。

董良渐渐地发现，桃叶一天天瘦下去了。她那鲜嫩的脸蛋儿变得又干又黄，两只象成年人一样忧郁的眼睛更红更深了，脸颊上还印上了一弧黑黑的眼圈儿。可是，她每天中午为董良带来的饭却越来越好了。葱花饼变成了肉馅饼，有时还有一个煮

鸡蛋。大概她母亲也看出了女儿的身体要垮，不断地为她增加营养吧。

桃叶家的情况，董良是了解的。三年以前，她的亲生父亲得癌症死了，他的大伯高树仁总想侵占她父亲留下的三间砖房，想方设法地挤兑她妈妈改嫁。她妈妈与老实巴脚的饲养员吴大叔结婚以后，高树仁立刻把那三间房夺过来扒掉了，再加上他自己原来的五间房，翻盖成了八间房。村里人都为此忿忿不平，骂高树仁缺德，说他盖房时檩条短了是天报应……

桃叶家并不富裕，她妈妈能允许她每天带出双份的饭食吗？小伙子渐渐地怀疑起来了。

这一天，桃叶把饭交给了董良，又抄起镰刀替他割草去了。董良没有吃，用那条新洗的汗巾把饭包起来，偷偷地揣在了怀里。

桃叶走的时候，董良装作往筐里装草。等她的身影刚刚被树丛遮住，董良就放下草筐，悄悄地跟上了她。

桃叶来到河湾处一丛蒲草旁边，往四周看了看，便扒掉鞋袜，迈进没膝深的蒲草坑里。董良觉得非常奇怪，连忙跟上去，扒开树丛探头看着。桃叶挽起衣袖，把胳膊伸进水里，掏摸了半天，拔出一棵蒲草根。她把蒲草根洗净，又从衣兜儿里掏出一把小刀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湿淋淋的蒲草根切开，然后贪婪地啃了起来……

董良明白了，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，抓住了桃叶的双手，声嘶力竭地哭叫起来：“桃叶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呀！”说着，董良又攥着桃叶的双手，使劲朝自己脸上抽打着：“我混蛋！我真混蛋！你打我，打我吧……”

桃叶惊呆了。过了半天，她才闹清是怎么回事。她面对着

悔恨交集、痛苦得失去了理智的董良，也惊恐万端地哭起来，“董良哥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……”

苇丛里，两只美丽的水鸟不忍心看着这对痛苦的年轻人，扇着翅膀，悄悄地飞走了……

四

傍晚，董良收工回来，怀着满心的希望推开了自家的小栅栏门。小院里冷冷清清的，象空了半边天似的——桃叶又没有来。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顺势坐在外屋门槛上。他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身上软塌塌的，两条腿连站起来的劲儿都没有了。

几年以来，无论酷暑、严寒、刮风、下雨，他每天回到这个小院，都会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在默默地为他干活：挑水，做饭，洗衣，缝被……凡是她能干的，她都样样为他干好。开始的时候，董良受到一个姑娘这么大的恩惠，总觉得于心不忍，受之有愧。他也曾想尽各种办法劝阻姑娘，可是，如同在运河滩上拒绝接受姑娘送来的葱花饼一样，只要她想干的事情，你不让她干，她比什么都伤心，比什么都痛苦。为了不伤害这个好心的姑娘，小伙子只好迁就她了。渐渐的，董良对于桃叶的到来，不但感到习惯了，而且觉得是他生活中再也不能缺少的了。桃叶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了。一年以前，她高中毕业后没有报考大学，就回村参加劳动了。在董良的心目中，桃叶是一个最聪明、最美丽、最能干的姑娘。她长得苗条丰满，妩媚诱人。特别是她那总是沉静得象一湾春水一样的脸庞，以及脸上常年笼薄着的薄雾般的淡淡哀愁，更增加了女性的美。

董良深深地爱上了桃叶。这个美丽的姑娘给了这个苦命的

小伙子多少生活的乐趣和信念啊！多少个日日夜夜，他为了还清那笔债，苦巴苦拽，咬牙发狠，就是因为有桃叶在身边，他才从来没有觉得苦、觉得累。反而，他却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义，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到的幸福和甜蜜。他不是唉叹自己的命运，倒常常庆幸自己遇上了这桩倒霉的事，要不，这如花似玉的姑娘怎么会爱上他呢？

由于这幸福、这好运来得太偶然，太轻易，小伙子也常常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。这是真的吗？莫不是做梦吗？要是真的，桃叶为什么爱上了我呢？图我是个孤儿，是个倒霉鬼，是个穷光蛋吗？——他的心乱了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去问桃叶，不知是怕伤害她，还是怕失去她。终于，小伙子遇上了一个对姑娘进行试探的机会。

那是十几天前的傍晚，桃叶告诉他，运河滩上有一个小水坑，里边有不少小鱼，如果把那些小鱼抓上来，准能卖几块钱。董良听了，二话没说，就和桃叶朝那个小水坑奔去。坑里的水不多，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。董良脱鞋下了坑，把水淘干，把坑里的小鱼都抓了上来。嗨，足有七八斤呢！

他那两只湿淋淋的大手冻僵了，手指红得象十根胡萝卜。桃叶摘下头巾，忙给他擦着。

小伙子心里一动，顺势抓住了桃叶那双白白细细的小手。

桃叶的脸刷地红了。紧接着，她把双手抽出来，反而捂住了董良那双粗大的手背，并且坦坦荡荡、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来，我替你焐一焐吧。”

一股暖流从那双小手传到那双大手上，又迅速地传到小伙子的心里，他的心被烫得有点儿发疼。

“暖一点儿吗？”姑娘用变了腔调的声音，轻轻地问。

一种新奇而难耐的冲动，使小伙子变得勇敢和机灵起来。他剧烈地打了一个冷战，说：“不管事，一点儿也不管事……”

“烤一烤火吧。”

“没有火柴。”

“快点儿跑回家吧。”

“不行，我冻得受不了了。”

“那、那怎么办呢？”姑娘着急了。

“你、你解开棉衣，用你的身子给我暖。暖一暖……”小伙子用尽平生的力气，把翻滚在心里的这句话，艰难地挤了出来。身上的汗水也和这句话一齐挤出来了。

姑娘好象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，浑身猛烈地颤抖了一下，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垂落下来，身子向后躲闪着。

看到桃叶这惊恐失魂的神态，董良顿时后悔了，害怕了，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可是，当他抬起头来要向姑娘表示歉意的时候，却看到桃叶把棉衣解开了。一件杏红色的棉毛衫紧紧绷地箍在她的身上，衬出了她那高耸而富有弹性的胸脯。

董良惊慌地后退着，痛悔莫及地说：“桃叶，我……对不起你，我不该……”

桃叶低着头，喃喃地说：“为了还债，你提什么要求，我都应……”她说，噙在眼里的两兜儿泪水，象露珠一样滚落下来……

桃叶来了！她今天是这样激动，那样兴奋，几乎是跑着、跳着、叫喊着闯进他这座篱笆小院的：“董良哥，这回可好了！可好了！咱庄稼人要有好日子过了。”

董良急忙从外屋门槛上站起身来。桃叶的突然出现和她那没头没脑的叫嚷，把他闹懵了。